

后现代小说《白雪公主》的互文性分析 ——以童话隐喻为例

沙宁

(天津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300222)

摘要: 美国后现代小说《白雪公主》主要嫁接于经典格林童话《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其中也穿插了其他经典童话故事的情节。唐纳德·巴塞爾姆运用互文性将文本历史与社会现实相融合所进行的诗学构建,是对文本历史的承续与反叛,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创作的锐意创新。在互文性的框架下解析《白雪公主》的童话隐喻,旨在阐述文本表面散漫的叙事风格背后隐藏的对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注。

关键词: 唐纳德·巴塞爾姆 《白雪公主》; 后现代小说; 互文性; 童话; 隐喻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2204(2014)01-0101-04

An Intertextual Study of Postmodernist Novel *Snow Whit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taphor of Fairy Tales

Sha N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Tianj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Tianjin 300222, China)

Abstract: Postmodernist novel *Snow White* was based on the fairy tale *Snow White and Seven Dwarves* and other classical fairy tales. Its author Donald Barthelme adopted intertextuality to combine literary tradition with social reality. His creation inherits some literary features of classical fairy tales and rebels against them at the same time, which embodies the stunning creativity of this postmodernist. This artic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textual analysis of metaphors of fairy tales in *Snow White*, interprets Donald Barthelme's deep concern about social reality hidden behind his random writing.

Key words: Donald Barthelme; *Snow White*; postmodernist novel; intertextuality; fairy tales; metaphor

一、引言

唐纳德·巴塞爾姆(Donald Barthelme, 1931—1989)是美国著名的后现代主义作家。他一生出版过4部长篇小说、150余部短篇小说及几十篇文学评论,其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是196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白雪公主》(*Snow White*),一部后现代主义的“碎片典范”。巴塞爾姆在《白雪公主》中以堪称典范的碎片艺术传达了后现代意识的荒诞不经。后文本《白雪公主》嫁接于前文本《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一本经典的格林童话),其中也穿插了其他一些读者熟悉的童话故事的情节或者碎片状的只言片语,如《青蛙王子》《莴苣姑娘》和《会唱歌的骨头》等。《白雪公主》以碎片拼贴形式混杂当下叙述和

记忆文本,散落其间的童话碎片亦隐亦现,期待着读者锐利的眼睛将其一一识别。后现代作家“放弃了对世界的修补,还其以原生态,让世界在混乱中真实,在破碎中存在。因此,情节的碎片化就成了小说叙事的惟一可能。”^[1]碎片性打破了传统的线性叙述结构,不时打断读者的思绪,使读者常常在阅读中迷失,但是,只要读者将后文本《白雪公主》参照诸多经典童话进行互文阅读,就会发现作品的意义。

在中国,最早详细介绍巴塞爾姆的作家是董鼎山。他在1989年第11期《读书》上发表文章《独特风格的巴塞爾姆》,悼念刚刚辞世的巴塞爾姆。^①在随后的十年(1990—1999年)间,中国国内学者对巴塞爾姆的研究并不多,只有16篇文章发表,且只有两篇是研究《白雪公主》的,分别是洛丁的《肢解扭曲的《白雪公主》》和陈世丹的《从《白雪公主》看后

收稿日期: 2013-04-09

作者简介: 沙宁(1976—),女,回族,山东定陶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现代主义重构趋势》,两篇文章都是研究作品的文体形式特点。^[2-3]可见,这十年间,中国国内对《白雪公主》的研究处于初级的泛泛介绍阶段,成果寥寥,研究内容不够深刻。从1989年到2007年,只有23篇论文对《白雪公主》进行研究,且对文本形式的研究多于对作品主题或内涵的研究。从2007年至今,中国国内对《白雪公主》的研究热度持续升高,出版的学术期刊和硕博论文超过100篇,研究角度更多样化,研究深度和广度也大幅拓展,研究方向从早期的文本形式转向了作品的情节层面和意蕴层面,且这两个层面的结合研究成为了一个热点。

从童话隐喻的研究角度看,纵观中国国内对《白雪公主》二十余年的短暂研究史,不难发现已发表的学术论文只是停留在作品反童话性的研究上,尚未对作品本身童话性这个题目进行深入研究。笔者认为,中国国内研究无论是单纯地研究作品的童话性还是其反童话性,都不能深刻诠释作品的内涵。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读者才能在这一对看似相悖而又不可分割的奇妙结合中解读作品的深意。出于这样的思考,笔者借助互文性,从《白雪公主》的童话隐喻的角度,将文本的童话性与反童话性结合起来思考,对文本进行情节层面和意蕴层面的结合研究,论证蕴含于童话隐喻中的现实性。

二、《白雪公主》的童话互文性

互文性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随即便成了后现代写作与批评的标志语。“所有的文本从本质上来讲都具有互文性……好像是一幅引语的马赛克镶嵌画,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构成文本的每个语言符号都与文本以外的其他符号相关联。任何一个文学文本都不是独立的创作,而是对过去文本的改写、复制、转换或拼接。”^[4]互文性把一个文本投放到众多文本彼此参照、自由对话的宽广语境之中。在《白雪公主》后现代主义的创作语境下,历史记忆重新走进当下创作,后文本与众多前文本彼此参照。后文本《白雪公主》与主要前文本《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的互文关系可从以下三方面阐述。

第一,文本的名称《白雪公主》是引发读者联想前后文本互文关系的第一个信号。白雪公主是一个读者耳熟能详的名字,在童话漫长的发展史上占据重要的位置。而巴塞爾姆的后现代主义创作,自然会引发读者的互文性阅读,将经典格林童话《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与其进行互文比较。

第二,尽管后文本的情节和人物角色有很大变化,但前后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人物

的这种平行对应关系是童话在后现代小说中发挥的作用之一。如格林童话一样,“白雪公主头发黑如乌木,肌肤洁白如雪”^{[5]3}。她与七个矮人住在一起,为他们做家务,提供性服务。七个侏儒忙忙碌碌,整日刷洗楼房,并以制造中国婴儿食品为生。白雪公主厌倦了当前的生活,不时放下乌黑的长发,等待她的王子保罗爬上来救她出苦海,而保罗是流淌着贵族血液的无业游民。巫师简由于男友霍格移情别恋爱上了白雪公主而调制了毒酒,但最终保罗以“酒太烈”为由替白雪公主喝下后意外身亡。随后,白雪公主重拾童贞,羽化登仙。在后文本的第一部和第二部之间,巴塞爾姆创新性地插入了15个问题的调查问卷,有意提醒读者前后文本的互文关系。

第三,从细部考察,后文本中也多处可见与前文本《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的互文关系。这种互文关系大多直白体现,且以碎片化的只言片语的形式出现,如“白雪公主记忆中的东西:猎人,森林,冒热气的刀”^{[5]26}。

在后文本《白雪公主》中,巴塞爾姆运用互文性否定性地改造了前文本,碎片性的创作手法颠覆了童话故事叙述结构和发展模式,展现其离经叛道、反传统的标新立异,以此嘲弄大众文学,反映后现代人们的生存现状。

巴塞爾姆在《白雪公主》中运用互文性,对童话的文学传统既有承续,又有创新,进行了叛逆性的改写。如后文本开篇第一页这样描写白雪公主的外貌:

“她依然是个美人,高个子,身上长着许多美人痣:胸上一颗,肚子上一颗,膝盖上一颗,脚踝上一颗,臀部上一颗,脖子后面一颗。它们全长在左边,从上到下,几乎能排成一排,



她的头发黑如乌木,皮肤洁白如雪。”^{[5]3}

在整部作品中,巴塞爾姆对白雪公主的美貌的描写仅限于这些文字,扁平而怪诞。“她的头发黑如乌木,皮肤洁白如雪”^{[5]3}与前文本对白雪公主的描写一模一样,承接了前文本的清纯美丽形象,体现了前后文本的互文性承续。而随后作者创新性地给白雪公主加了六颗美人痣,不厌其烦地一一历数,并用六个实心圆点代表,不可思议地长在左边并能如此整齐地几乎排成一排。这样叛逆性的互文改写,使

后文本中白雪公主的美变得如此怪诞。在后现代主义作品中,互文手法的运用往往会导致怪诞,而怪诞也常常是互文手法的一种作用。

后现代小说《白雪公主》的互文性手段,体现了作者主客观写作的有机运作。一方面,按照互文性理论的观点,一切作品都不是原创的,都是在互文参照下的写作,这体现了互文性策略的客观性。而另一方面,作者对互文本的素材通过自创性的整合与加工,进行叛逆性改写,体现了作者艺术创作的主观创新性。互文写作过程及文本生成的结果,是作者主客观有机运作的结果。

三、《白雪公主》童话隐喻的互文性分析

为了寻求一个合适的切入点,以便更深入地对《白雪公主》中的童话隐喻进行分析,笔者采纳学者李玉平的互文性定义:“文本与其他文本、身份、意义、主体以及社会历史现实之间的相互联系与转化之关系和过程”^{[6]22}。他认为要给互文性科学地下一个定义,必须将文本内与文本外截然分开,“文本内是具有统一结构的半物质性艺术符号表达面,文本外是身份、意义、主体、社会历史现实等外部系统”^{[6]22}。这个互文性定义有效地沟通了文本内外,“不囿于文本之间的相互联系与转化,而是把文本与身份、意义、主体以及社会历史现实之间的互动、转换也纳入了考察范围”^{[6]22}。他强调互文性研究要在狭义与广义、诗学形态与意识形态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李玉平的互文性定义充分吸收了广义互文性与狭义互文性各自的优点,凸显了“文本—话语—文化”的三角关系。根据这个三角关系,笔者从《白雪公主》童话隐喻的角度分析文本间的对话关系和文本与文化历史的对话关系,体现文本内外的有机沟通与互动。

(一) 文学文本间的互文性:文本间的映射关系

互文性写作与阅读实际上是前后文本的“求同”与“存异”两方面融合与决裂的结果,而互文性的价值在于异质性。后现代小说《白雪公主》参照经典童话故事进行创作,也体现了前后文本的“求同”与“存异”的互文性运作。《白雪公主》的写作与阅读之所以在互文性理论的框架下进行,首先,是因为后文本《白雪公主》与其参照的前文本有“同”的因素,即后文本承续的众多前文本的童话性,读者可以在后文本中读出前文本的影子而参照阅读;其次,正因为后文本有了“异”的变化,即后文本体现的反童话性,后文本的写作才生发出新意,文本才有

了可读性。

在《白雪公主》这样的后现代主义作品中,设置一个王子的角色,实现了传统童话模式的“王子—公主”的二元对立。这种对立读者可以在《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青蛙王子》与《莴苣姑娘》中找到“同”的参照,但王子保罗却是一个窝囊废,他颓废、猥琐,无力承担改变白雪公主命运的责任,这体现了前后文本“异”的变化,因此,巴塞尔姆既承续了传统的二元对立,同时也颠覆和嘲弄了这个传统,借此反映出后现代社会人们浑浑噩噩,没有人生的追求和生存的意义。后文本称保罗是只不折不扣的青蛙,永远也变不成王子,这让读者联想到了作品与前文本格林童话《青蛙王子》的互文关系。王子保罗最终脸上冒着绿泡丑陋地死去。白雪公主垂下头发,等待王子拯救的情节再现了古典的高塔古堡式的公主等待模式,使读者联想到了后文本与另一篇格林童话《莴苣姑娘》的互文关系。在《莴苣姑娘》中,被女巫囚禁在高塔的莴苣姑娘每晚垂下金丝般浓密的长发,让王子爬上来与之相会。而在《白雪公主》中,王子保罗看到白雪公主放下来的长发,害怕那长发牵连的责任。公主已经不是昔日纯洁可爱的公主,王子也失去了经典童话的英雄气概。王子、公主的头衔在后文本中只不过是象征符号,徒有虚名。后文本《白雪公主》中的扁平和矮化了的人物、散漫的情节和呓语般的文字蕴含了作者丰富的智慧,赋予了作品及人物浓浓的颓废气息和淡淡的忧伤氛围。

在《白雪公主》中,巴塞尔姆借用互文性,解构了童话经典,嘲讽了后现代社会。“在后现代的世界中,爱、同情和完整性都已消失,道德甚至逻辑也同样不存在。”^[7]他在自己构建的互文性参照体系中,采用童话碎片的拼贴形式显现出后文本各个人物的切片,表达其对文学的新主张与现实社会的关注。

(二) 文学文本与社会文化的互文性:文本与社会现实的映射关系

在《白雪公主》中,文本与社会文化的互文性体现的影射关系反映出种种似是而非的悖论。

一方面,互文性作为后文本《白雪公主》写作的一种手法或者文本阐释的一种运作方式,具有一种人为的欺骗性:当该文本指涉现实世界时,它表面上是在评论该文本参照的前文本;而当文本指涉它的前文本时,它却是在影射现实的世界。如此循环反复,无休无止。《白雪公主》以跨文本为特色,将史实与虚构并置,既参照前文本,也参照社会现实。巴塞尔姆通过互文性,将众多经典童话故事的片断或情节移植到后文本《白雪公主》中,反复转换视点,

实现多重指涉,通过众声喧哗的效果来嘲弄文学传统,而作者最终嘲弄的是后现代的美国社会现实。正如中国学者王瑾所言“后现代文本中的互文性是通过传统文本中的人物、故事、文类规范进行颠覆和解构,担当起一种批评甚至意识形态的功能。”^[8]互文性的这一批判功能,在后现代小说《白雪公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对经典格林童话的互文性改写,这种创作行为本身就从侧面反映了后现代社会人们在精神荒原上试图寻找精神家园的渴望,而文本中无厘头的、荒诞不经的语言也反映了后现代社会人们对这种寻找的无望和茫然。

另一方面,在后文本《白雪公主》中,童话碎片所反映的童话自身的虚幻性与其现实意义的真实性交织在一起,童话情节的虚幻性与社会现实反常的结合、奇特的统一。可以说,后文本借助童话的虚幻反映现实的真实。在后文本《白雪公主》中,童话隐喻本身可以缓解现实的残酷性。在《白雪公主》的后现代主义的创作语境中,前文本的历史人物和历史创作重新走入作品。而后现代主义的创作语境是一面哈哈镜,后现代作家让读者从这面镜子中看到了变了形的文学传统和人物,同时又利用这面镜子对其加以嘲弄并影射社会现实。这正如拉什迪在小说《摩尔人最后的叹息》中所言“这个城市本身,也许整个国家,就是一张羊皮纸……整个生活就是这样,看不见的现实像幽灵一样移动在可看见的事件之下,毁灭其所有的意义,我们中任何一个人又如何能逃离那置人于死地的表面现象?我们完全被现实的伪装所羁绊……我们怎么可能过真正的生活?我们怎么能够不生活得怪异?”^[9]

《白雪公主》将文学传统与现实世界融入文本,不断打破现在、过去、未来的界限,将读者引入到光怪陆离的世界中,拓展读者的思维空间。文学“作为人类思想感情的一种表现形式,必然带有人作为特定社会存在物的时代文化特征。也就是说,文学具有特定的历史性和社会性。”^[8]文本展现的社会历史的画卷是扁平单调的,人物的血肉被抽干,灵魂被麻木而幻化成了影子,惟有白雪公主身上还留有一丝对生活的期盼,而这期盼并不高尚。对白雪公主而言,在后现代社会中等待一个符号化了的王子的出现,赋予了自身一种无意义的意义,一种无价值的价值。建筑在一片荒原之上的爱情怎能开花结果呢?白雪公主最终只能成为精神上的流亡者,不断地陷入寻找无意义的梦想的焦灼之中。白雪公主在厌倦等待而又不得不等待的怪圈中发出这样的慨叹“没错,有朝一日,我终究会毁灭。”^{[5]95}王子保罗

死后,白雪公主在他的墓前撒菊花祭奠,随后突然莫名其妙的重拾童真并羽化升天,这不可思议的童话般突兀的情节反映了在后现代社会中,人们没有现实的自我救赎的途径。祭奠王子保罗的符号化的行为,在意义范畴中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在西方宗教和童话传统中,死亡意味着重生,白雪公主以这种方式实现了人生归宿,从而渲染了在后现代社会中人们存在的无意义和茫然。在后现代主义作品中,作者用互文手段进行创作,往往会使作品的情节显得怪诞。巴塞尔姆借助互文性将童话因素和社会现实这两种不适配的因素结合在一起,揭示出光怪陆离的童话碎片掩盖之下的真实社会现状与人们的生存困境。巴塞尔姆以积极的文学创作反映了他所经历的后现代社会的颓废。

四、结语

巴塞尔姆借助互文性在《白雪公主》中将童话碎片进行理性的疯狂拼凑,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创作的锐意创新,倾注了作者对美国社会现实问题的批判和反思。他在《白雪公主》中的互文性写作融合了文本间的对话关系和文本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对话关系,体现了文本内外的有机互动。而互文性阅读凸显了读者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促使读者以历史性、开放性的宽广视角解读文本,在广阔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考察文学意义的生成。

注释:

- ① 参见:董鼎山所写的《独特风格的巴塞尔姆》,《读书》1989年第11期。

参考文献:

- [1] 赵亚维. 从巴塞尔姆的《白雪公主》看小说三要素的转变[J]. 世界文学评论, 2008(1): 96.
- [2] 洛丁. 肢解扭曲的《白雪公主》[J]. 出版参考, 1996(23): 7.
- [3] 陈世丹. 从《白雪公主》看后现代主义重构趋势[J]. 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3): 38—43.
- [4] Graham Allen. Intertextuality[M]. London: Routledge, 2002: 26.
- [5] 唐纳德·巴塞尔姆. 白雪公主[M]. 王伟庆,译.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 [6] 李玉平. 互文性定义探析[J]. 文学与文化, 2012(4).
- [7] 陈世丹. 论后现代主义小说之存在[J]. 外国文学, 2005(4): 29.
- [8] 王瑾. 互文性[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132.
- [9] Salman Rushdie. The Moor's last sigh[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5: 226.
- [10] 李利芳. 论童话的本质及其当代意义[J]. 兰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3, 31(2): 25.